

血谷幽魂

台湾◎陈青云

中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

台湾·陈青云 著



血谷幽魂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“电金刚”点了点头，身形电闪一欺，攻出一招，闪身出招快逾电光石光……

第八章 红绳难系心

周靖大叫一声：“无难前辈，令媛命在旦夕，难道你也不顾吗？”

这一着，果然生效。

眼前幻像立消，一看自己立足之处，距溪边不及五尺，水深及膝，不禁哑然失笑，想不到以自己的功力，一跃之下，竟然只有五尺远近，这也表明了“无难先生”布设的玄奥。周靖干脆退身回到溪边原来停身之处。

一条人影，从梅林中疾奔而出，飞身过溪，眨眼到了周靖身前。

来人，赫然是一个身着粗蓝布长衫的长者。

周靖未及开口，蓝衫老者已出声暴喝道：“放下她！”

周靖冷冷地道：“前辈就是‘无难先生’？”

蓝衫老者目瞪如铃，一不稍瞬地注定周靖手中抱着的女子，对周靖的问话，恍如未觉，再次暴声喝道：“小子，放下她，不然老夫活劈了你！”

周靖登时怒火上腾，但转念一想，自己乃是有求而来，当下强捺怒火，道：“前辈是否她的父亲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那前辈是‘无难先生’了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，你小子胆大包天，竟然敢对老夫爱女下手……”

“前辈误会了……”

“误会？哼，你先放下她！”

周靖无奈，只好把那女子放落地面。

“退开！”

周靖如言向后退了数步。

“无难先生”趋近他女儿身前，略一探视，老脸大变，厉声道：“小子，你是‘天邪院’门下？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哼，‘天邪迷魂散’除了‘天邪院’之外，还有什么人使用？”

周靖心中暗自佩服，“无难先生”确实名不虚传，只这探视之间，就能判出他女儿系中了“天邪迷魂散”，不由脱口道：“前辈能解？”

“这岂难得了老夫，小子，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竟然用到我女儿头上……”

“前辈可否让晚辈把话说明！”

“不用说了，你等着，老夫治好女儿再找你算帐！”

说着，顺手捡拾一些枯枝，在地上一阵乱插……

周靖在“逆旅怪客”口中，知道此老怪僻绝伦，学究天人，现在见他这种诡异的动作，心知不是好路数，急道：“前辈可肯听晚辈一言？”

“无难先生”充耳不闻，插完枯枝之后，一把挟起女儿，如飞而去。

周靖不禁啼笑皆非，一弹身……

身形才动，立觉情形不对，眼前景物陡变，但见巨木成林，一望无际，心中顿悟自己已被困在一个奇阵之中，原来“无难先生”插那些枯枝，是在布阵困住自己，想不到小小几根枯枝，会有这等妙用。

自己好意救他女儿，却不道此老皂白不分，把自己当成了仇人。

从溪水的教训，他知道瞎闯也是徒然，反正他女儿救醒之后，真相即可分晓，于是，他索性往地上一坐，闭目养神，静待下文。

时间，在不知不觉中消逝。

蓦地——

一个娇滴滴的声音道：“周相公，真是唐突之至，奴家这厢谢过！”

周靖一惊睁眼起立，眼前阵势已解，被自己所救的那少女，面带娇羞，婷婷玉立在自己身前，当下忙抱拳道：“幸喜姑娘无恙！”

“谢相公救命之恩！”

“不敢，姑娘……”

“我叫陈秋心！”

“哦！陈姑娘，令尊……”

陈秋心回头向梅林方向瞥了一眼，道：“家父即将来到，相公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似有什么不便出口，顿然止住。

周靖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姑娘有话但说无妨？”

陈秋心不自然地一笑道：“相公大德，秋心不敢有忘，不过……家父生性怪僻，恐怕……所以我想请相公离开！”

周靖惑然道：“要在下离开？”

“是的，不情之请，尚望原谅！”

“可是在下不能！”

“不能，为什么？”

“在下乃是有求于令尊而来！”

“相公有所求于家父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可否相告，也许我能做到也不一定？”

“陈姑娘何以一定要促在下离开？”

陈秋心粉面一红，歉然道：“因为家父十分固执……”

周靖莞尔一笑道：“令尊虽然固执，但何至要在下回避呢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陈秋心粉面之上，现出一种似难堪又似羞赧的神色，沉吟片刻，又道：“周相公，我担心你和家父会彼此弄得难以下台！”

“有这样严重吗？”

“家父来了！”

陈秋心匆匆说完之后，向侧方林中隐去。

周靖心里疑云大起，看样子陈秋心是特地前来向自己示警，但自己乃专程有所求而来，焉能离开呢？同时，“无难先生”也没有和自己过不去的地方呀？

心念未已，“无难先生”已飘身而至，目不稍瞬地注视着他，频频点头。

周靖大是惑然，忍不住道：“前辈……”

“无难先生”一摆手止住了周靖的话头，道：“方才是一场误会，老夫言语略重了些，你不会放在心上吧？”

周靖心念疾转，“无难先生”通情达理，何以连他女儿都说他固执，当下拱手道：“晚辈不敢！”

“无难先生”目光再次打量了周靖全身上下一遍，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资禀超人，骨格清奇，乃人中之龙！”

周靖不自然地一笑道：“前辈谬赞了！”

“无难先生”一翻眼道：“老夫说的是老实话，不是故意称赞你！”

“无难先生”满面严肃之色，接着道：“你叫周靖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我那宝贝丫头是你救的？”

“是的，可算是巧合……”

“嗯，巧合……你看老夫女儿才貌如何？”

周靖窒了一窒，道：“令千金才貌出众！”

“你中意吗？”

周靖不由怦然心惊，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个大步，茫然道：“前辈这话……”

“那丫头被你一路抱持而来，男女授受不亲，难道她还能再嫁别人？”

周靖恍然而悟陈秋心要他离开的用心，原来她已知道她父亲的打算，当下涨红着脸道：“前辈，武林儿女，岂能拘这些小节？”

“小节，哼，你说得倒轻松。”

“前辈的意思怎样？”

“你娶她为妻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什么？”

“在下已订了妻房！”

口里说着，意念却转到形同陌路的未婚妻易秀云身上，不由暗自在心里一叹，他不敢想象将来是什么结局。

“无难先生”面色一变道：“你真的已有了妻子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那就让她屈居第二吧！”

周靖大急道：“这个晚辈难以应命！”

“不行！”

周靖又向后退了一步，这时，他才领悟到对方确实是怪僻无伦，世间那有硬逼别人娶自己女儿做侧室的道理。

“晚辈再说一遍，不能从命！”

“老夫女儿难道会辱没了你？”

“晚辈没有这种想法！”

“你与她已有了肌肤之亲，女子身如玉，她势不能再嫁别人！”

“前辈可曾想到令千金被‘天邪八妖’掳劫，如果不是巧逢晚辈，后果如何？”

“这笔账老夫会理！”

“但不能强迫……”

“周靖，老夫出口之言决不收回？”

“晚辈不接受！”

“那目前有一条路你可以走！”

“什么路？”

“死！”

周靖不由心火大发，脱口道：“前辈讲不讲理？”

“什么叫做理，老夫此举正是依理而为！”

周靖在盛怒之下，已把来此的目的扔到九霄云外，抗声道：“既不合情，更不合理！”

“你不答应？”

“难从命！”

就在此刻——

一条人影，幽然出现，她，正是“无难先生”的女儿陈秋心。

“无难先生”双眉一紧，道：“秋心，你出来做什么？”

陈秋心噘起小嘴道：“爹，婚姻大事，岂能相强！”

“无难先生”面孔一沉，咆哮着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孩儿请爹爹收回成命！”

“收回成命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无难先生”逼近两步，厉声道：“你这一辈子不准备嫁人了？”

陈秋心神色一黯，凄然道：“孩儿侍奉爹爹终老！”

“放屁！”

“爹爹，强迫而成的婚姻并非幸福，何况……”

“住口，难道你还能再嫁别人？”

“孩儿此生不嫁！”

“违命就是忤逆不孝！”

“那孩儿只有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死！”

“……”

陈秋心举掌便拍向自己的天灵……

周靖惊呼一声：“姑娘不可！”

身形似电，一下子捉住陈秋心的手臂。

“无难先生”气得全身簌簌直抖。

陈秋心摔脱周靖的手，退了两步，泪水骤落粉腮。

周靖一时之间，弄得尴尬异常，想不到救人一命，反惹出大麻烦，当然，婚姻并非儿戏，他不能草率应命，虽然他与易秀云决裂了，但易斌临死遗言，对他仍有极大力量，他与易秀云之间的婚约关系，仍然存在，纵使他不与她结合，可是在心里上总感觉有一种无形的约束，当初错在自己，这一份内疚是不会消除的。

“无难先生”一跺脚道：“罢了，丫头，我老头儿算服了你，走吧！”

周靖心里一凉，他本有求而来，现在怎么开口呢？

“无难先生”拉起他女儿的手，转身就朝溪边走去……

周靖怔在当场，开口不得。

就在此刻——

一个细如蚊蚋的声音，飘传入耳：“周靖，发什么呆，阻住他，道出你的来意！”

周靖闻言一震，游目四顾之下，无任何发现，但，他却因此而下了决心，不错，他不能错过这个机会，他必须请求“无难先生”解开白纸之谜，因为这关系着“黑箱宝籍”，他无暇去思忖这传话的神秘人是谁，当下，猛一弹身，截在“无难先生”父女当头，道：“前辈请留步！”

“无难先生”冷冷地道：“你答应了？”

周靖硬起头皮道：“晚辈此来有一件疑难之事，要向前辈请教！”

“无难先生”一挥手，冷冰冰地道：“老夫久已不问世事，你就免开尊口了吧！”

“前辈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？”

“老夫一生不求人，也不允人求于我！”

周靖不由为之气结，以他的性格，本当掉头就走，然而，白纸之谜关系他的一生，此谜一日不解，心中一日不安，是以他强忍了口气，道：“前辈的话未免说得太满？”

“小子，少废话，老夫没有工夫与你胡扯，滚吧！”

周靖的怒火再也无法遏止，冷哼了一声道：“晚辈如果不滚呢？”

“无难先生”双睛一瞪道：“那你就留在此地吧！”

说完拉着他女儿的手，从斜里纵去……

周靖一横身，再度截住了对方，道：“晚辈以礼相求，望前辈不要太过分！”

“噫！你小子倒是耐性不差，过分又怎样？”

“晚辈不达目的不休！”

陈秋心频频以目示意周靖离开，但周靖傲性一发，宁折不弯，仍兀立不动分毫。

“无难先生”声色俱厉地道：“你目的何在？”

“请前辈解释一件疑难！”

“老夫告诉你，不！”

陈秋心两道秀目紧紧地攒在一起，颤声道：“爹，你确实太过分了！”

“无难先生”咆哮如雷地道：“什么，你教训我？”

“女儿不敢，但周相公对女儿有救命之恩！”

“你担保你被劫持不是由于他的预谋？”

周靖登时火高千丈，愤然道：“前辈说话须有个分寸，晚辈不欲挟恩示惠以求，但也不愿被横加侮辱！”

“你有求于老夫，又恰好救了老夫之女，天下有这等巧事？”

“无难先生，想不到你会有这种卑鄙的想法！”

“小子，你敢出言无状？”

“我骂你老怪物，怎么样？”

“你找死？”

“未必！”

“无难先生”重重地哼了一声，一掌劈向了周靖当胸，出手之奇快狠辣，堪称世无其匹。

但周靖并非庸手，一弹身避了开去，道：“这一招在下看在武林尊卑的份上让你！”

“无难先生”一招落空，微微一怔之后，左手横切向周靖面门，掌至中途，右掌疾劈而出，直取心窝，一招两式，快逾电光石火。

“爹！”陈秋心不由惊叫了一声，意思是阻止他父亲出手。

周靖再度弹开，厉声道：“在下再让你一招。”

“无难先生”两度出手落空，不由羞恼交迸，身形暴退三步，弯腿曲腰，双手肘部后收，掌心向前，缩颈仰头，活像一只踞地的青蛙，形状十分可爱。

陈秋心粉腮大变，惶然叫道：“爹爹，不可！”

周靖一看对方形状，知道又是一种极厉害的怪武功，当下急将“玄龟神功”运足，护住周身，双掌蓄劲而待……

场面在刹那之间，呈现无比的紧张。

就在这当口——

一股劲风，从斜里袭来，硬生生地把周靖的身形横撞出两丈之外。

几乎是同一时间，“无难先生”口发出“呱！”的一声怪吼，双掌前推，一道重愈山岳的劲气，暴卷而出。

“轰！”然一声巨响，五丈之外的一株合抱巨松，齐腰而折，残枝败叶与地面上的砂石漫卷成幕，八丈之内伸手不见五指。

周靖不由惊魂出窍，想不到“无难先生”一掌之力，竟然大到这种骇世震俗的程度，自己若非这时被那股怪风撞离原位，势必首当其冲，虽有“玄龟神功”护体，但这种超常的劲道，后果仍然难以逆料。

劲风吹处，场中多了一个虬髯绕颊的怪化子。

他，正是不久前带周靖到“地灵宫”的“虬髯怪丐”聂飞。

周靖正待出声招呼，聂飞已躬身为礼道：“聂飞参见少主！”

周靖骇然退了两步，不知所云。“地灵夫人”称他为少主，

“怪丐聂飞”也称他为少主，而对方却又不肯道出实情。

“一统会”师爷“妙手书生斐庄”，和地牢秘境之中的妇人，也曾把他当做甘江而称他为少主。

“难道这是出于一辙的误会？”

“或许……”

总之，他无法想象其中究竟存着什么蹊跷？

由于这样，他曾一度坚信自己确实是“霸王鞭周公铎”的儿子这一意念，现在又发生了动摇。

他迟疑地道：“前辈，这……”

怪丐聂飞肃容道：“少主，直呼我名好了！”

“不，我是说这称呼……”

“少主，将来你会明白的！”

“这也许是一场误会？”

“少主，千真万确！”

蓦地——

“无难先生”沉喝一声道：“臭化子，你敢是活得不耐烦了……”

“怪丐聂飞”嘿嘿一笑道：“陈骥，你别以为你那捞什子‘蛤蟆功’了不起，我化子不在乎！”

“无难先生”被对方一口道出姓名和武功名称，不由心头一震，栗然道：“报上名来？”

“臭化子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阁下号称‘无难’，区区臭化子来历，难道会难倒阁下不成？”

“无难先生”老脸一沉，退步弓身，一连拍出三掌，这三掌揉合了五成‘蛤蟆功’，威力之强，令人咋舌。

“怪丐聂飞”髯发蓬飞，百结鹑衣猎猎而舞，人却不动，象狂澜冲击中的一根柱石，巍然挺立。

周靖大感骇然，“怪丐聂飞”的功力，还超出他想象之外。陈秋心却惊“哦！”出声。

“无难先生”勃然变色，退了一个大步道：“你是玉……”

“怪丐聂飞”突地发出一阵震耳狂笑，阻住对方的话头，道：“陈骥，我臭化子服了你了，说话留半句，日后好相见，我臭化子的这一件破烂底衣，希望你不要揭露出来！”

“你真的是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周靖在一旁疑云大炽，“无难先生”仅说了一个“玉”字，便被怪丐聂飞所阻，不让说下去，不知他何以如此神秘，而他一再声称自己被称为“少主”没有怀疑的余地，这就令人莫测高深了。

“无难先生”目光向周靖一阵打量，道：“臭化子，你叫他少主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

“不假？”

“陈骥，你未免太小觑我臭化子了！”

“好，话已说明，请便罢！”

“什么，你下逐客令！”

“本人生平不接待任何客人。”

“可是敝少主乃是有求而来？”

“无难先生”冷漠地道：“本人不涉江湖恩怨，不求于人，也不愿人求我！”

“超然物外，独善其身？”

“人各有志！”

“可是臭化子看你却是个十足的小人?”

“无难先生”面色陡寒，怒不可遏地道：“阁下说话客气一点!”

“怪丐聂飞”一斜眼道：“这已算是相当客气的了，不然我就骂你是卑鄙苟贱的宵小!”

“无难先生”气得浑身簌簌而抖，向前跨了一个大步，厉声道：“臭化子，你把话说清楚些!”

“最清楚不过，你问你宝贝女儿，如果没有敝少主出手，后果如何?”

陈秋心立即接口道：“爹，我们欠人家救命之恩……”

“闭嘴!”

“怪丐聂飞”冷笑数声道：“陈骥，‘一统会’派出‘天邪八妖’劫持你女儿，目的是要挟迫你入会，‘诸葛氏宗祠’之中，你女儿的名节险些丧在八妖之手，敝少主见危伸手，还把人家给你送回来，想不到你竟然无情至此……”

“谁能保证周靖与八妖之间……”

“嘿嘿，你这叫以小人之心度人!”

“何以见得?”

“诸葛氏宗祠之内，‘天邪八妖’尸体仍在，你可以去看看!”

“无难先生”面色一阵变幻之后，道：“臭叫化，你不会缺名少姓吧?”

“当然，但没有告诉你的必要!”

“哼……”

“不必哼，陈骥，人道你术贯天人，学通今古，可惜……”

“怎么样?”

“不通人情!”

“臭化子，你目的究竟何在?”

“敝少主有求而来，希望你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！”

陈秋心插口道：“爹，你不愿欠人帐吧？”

“无难先生”狠狠地盯了他女儿一眼，转向周靖道：“小子，什么事你说吧？”

周靖冰寒至极地道：“在下不欲挟恩示惠，现下有求前辈，希望前辈也提出相对的条件作为交换，这样彼此互不相欠，如何？”

“无难先生”欲言又止，最后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道：“小子，你说什么事要老夫效劳？”

“效劳不敢，有一件事请前辈指迷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一张白纸！”

“什么，你说一张白纸？”

“是的，一张不寻常的白纸……”

“拿来我看？”

周靖小心翼翼地摸出那张“圣剑飞虹易斌”所遗留的白纸，递了过去，道：“以前辈的渊博，当能使晚辈释迷！”

“怪丐聂飞”迷惘地望了周靖一眼，并不开口，可能他惊诧于这白纸的来历。

“无难先生”审视了片刻之后，目注周靖道：“小子，你弄什么玄虚？”

“玄虚？”

“这分明是一张无用的白纸！”

周靖不由大感愕然，难道这真的是一张无用的白纸？但不
会呀，“圣剑飞虹易斌”岂能在临死之际说谎呢？

“无难先生”冷冷地道：“什么不可能？”

“这不可能是一张无用的白纸！”